

【江西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丛书】

風雨三人情

——试解《三国志》中《张绣传》的疑窦

沈星棣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江西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丛书】

風雨三人情

——试解《三国志》中《张绣传》的疑窦

沈星棣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三人情：试解《三国志》中《张绣传》的疑窦 / 沈星棣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6

ISBN 978 - 7 - 210 - 06004 - 8

I. ①风… II. ①沈…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28297 号

风雨三人情：试解《三国志》中《张绣传》的疑窦

沈星棣 著

责任编辑：胡滨

封面设计：关科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0791 - 86898565

发行部电话：0791 - 86898815

邮编：330006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j.com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14.5

字数：230 千

ISBN 978 - 7 - 210 - 06004 - 8

赣版权登字—01—2015—3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45.00 元

承印厂：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江西山川秀美,历史悠久,人材辈出,向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文章节义之邦”。江西文化资源丰富,文明底蕴深厚。文脉不可中断,在重视文化建设的今天,传承创新,尤有必要。

江西省政府文史研究馆建馆六十多年来,向以“敬老崇文”为宗旨,先后遴选、聘请了一大批学有建树、艺有专攻的馆员。多年来,他们潜心研究传统文化,创作诗文,挥洒丹青,成果丰硕,名重西江。

岁月悠悠,墨香缕缕。有的馆员已经物故,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宛在,文化遗产犹存。

现任馆员大多生长在江西,工作在江西,挚爱秀美江西,崇仰“文章节义”,礼敬红色摇篮,研究赣鄱文化,曾在各自专业领域内作出了突出贡献。如今他们仍在关心国事,留意省情,发挥余热,以赤子之心、勤奋之笔,为弘扬优秀文化,为建设秀美江西,挥洒汗水,增添光彩。

重任在肩,时不我待,为了发挥省文史馆的文史研究、书画创作功能,保存文化成果,弘扬书画艺术,体现馆员的专业特色和学术、艺术成就,我们特编辑此套丛书。这一计划得到馆员的积极响应,他们

将各自的学术论文、参政议政文章、文学散文、诗歌、绘画、书法等选编成册,形成特色鲜明的个人专著。若干已故馆员文集,则由其亲属或学生进行收集整理。馆员个人文集或作品集整理有序之后,由编委会进行审读修订,并按计划和统一的格式设计出版。

此丛书分为两类:一类为文史研究和文学作品集,另一类为书画作品集。入选丛书的馆员著作,既遵循古礼,长幼有序;又根据整理编辑进度的快慢,灵活安排。

此丛书犹如一束春兰秋菊,她的问世,将有利于树立省文史馆这一宝贵而高雅的文化品牌,有利于文史研究和书画创作事业的推进与创新,有利于增进人们对江西文化艺术资源的了解,提升江西文化建设的品位。

此丛书的出版,得到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省财政厅和江西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鸣谢!

江西省政府文史研究馆

目 录

第一章 腥风血雨洒穰城	1
(一)一轮凄艳的弯月	1
(二)虚虚实实的“内当家”	5
(三)并非是钻谷仓的老鼠	16
第二章 漫漫谄风媚雨中,谁能独醒	22
(一)招魂幡下谈“彗心”	22
(二)谄态中的诚意、舞姿中的癫狂	32
(三)我想不答应也不行啦	39
第三章 风萧萧兮滴水寒	48
(一)新仇刻骨,怎奈旧情难忘	48
(二)刺客那一刀,为何偏离那一寸	51
(三)一步错,但愿没输了全盘	61
(四)忠肝义胆化解了痴情	66
第四章 柔风细雨解迷雾	74
(一)梦里痴汉幸而有清醒魔女	74

(二)北筮山、卷耳阁的明明暗暗	84
(三)浓香锦幔中,偏是梦各异	97
(四)小绛草诱出大秘密	105
 第五章 风云诡变惊幽梦	113
(一)有意无心间的玄机	113
(二)尔虞中便有我诈	122
(三)豪情、柔情中有多少真情	131
(四)血债血偿战宛城	142
 第六章 凄凄冷雨中偏又来热风	150
(一)手刃邹氏却不是邹氏	150
(二)假坟换来真心婢	162
(三)惊艳一瞥又起波澜	168
(四)棋差一着,又输了	186
 第七章 风云歇否? 怎奈血泪酬	197
(一)贵妇人也谈交易	197
(二)私会却不是为了幽情	204
(三)火烧烟雨阁	213
(四)生死追随,却以血泪酬	217
 后 记	224

第一章 腥风血雨洒穰城

《三国志·魏书·张绣传》记载他与曹操间的恩恩怨怨、离离合合,其中破绽迭出,开宗明义第一桩便是穰城之战的张济之死。张“济屯弘农”,真的是因为“士卒饥饿”而“南攻穰”吗?以他当时的实力,穰城弹丸之地又有那路人马可使张济“为流矢所中死”?

(一)一轮凄艳的弯月

东汉建安元年(196)的冬天。

南阳郡穰城(今河南邓州市)北郊,紧傍湍河的原野,断头折臂的西凉军兵将的残骸横七竖八地躺在已被吹干的血泊中,悲惨中透出令人战栗的恐怖。野狗三三两两地东颠西跑,眼睛里闪烁出灼红的火焰似的光芒、伸得长长的舌条在不断地流着口涎,还不时发出一阵阵撕人心肺的嗥叫。

渐近黄昏,夕阳即将西沉,朔风吹得更劲,从湍河上一阵阵掠过,使寒意更浓。

血腥的臭气向四周扩散,早已凋零了树叶的秃树,在风中摇晃得东倒西歪,使死寂的战场更平添几多凄厉?!偶尔传来一两声野狗的嗥叫,使静得出奇的黄昏中的战场,更静得令人揪心!

突然,西北角传来隐隐的闷雷声,接着是尘头大起。

原来是铁甲红袍三十六骑策马狂奔,蹄声似雷,犹如一团红云,从天际涌来,却比夜来朔风的气势更盛,转眼间刮到了死寂的战场边缘,就地刹步,战马被控得人立而起,马嘶阵阵,打破了周边的静寂。

铁甲红袍三十六骑沿着战场一字排开，马上将校将眼睛睁得圆圆的，向战场中瞪视，是凭吊，还是寻觅？

战场重又归于寂静，连野狗也夹着尾巴远离了。

红云开处，捧出的不是炫目的太阳，而是一轮凄艳的弯月。三十六骑散开，在铁甲红袍的将校丛中，显出了一位白衣素妆的女子，她轻控缰绳，让跨下卷毛白马踏着碎步，越出众骑。她约有二十三、四岁年纪，体态轻盈、细腰似弄风杨柳，娇媚的粉脸上一双灵动的丹凤眼，只向仰躺倒卧的尸体中溜来溜去……

那眼波透出一股凄苦，令人心碎。

那眼波透出一股绝望中的企求，令人不忍卒看。

突然，眼波停滞在一具紫袍铁甲将军的魁梧尸体上，头盔早不知滚到哪里去了，一头散发乱糟糟地沾满了血污，已风干得硬似铁戟，一簇簇矗的矗、拖的拖；看得出原先还算端正的脸已变了形，狰狞得令人恐怖，若不是最贴近的亲人，谁也无法辨认了。

紫袍将军虽是归天，一双环眼依然瞪得滚圆，死死地望着西北，是有所依恋？还是有所悬心？

白衣女子一扭身从马上跳下，在紫袍将军尸体前只停留得片刻，眼中泪水已是盈眶，却被她用碎玉般的牙齿紧咬下唇，强忍着不让它滚下。

慢慢地，白衣素妆女子双膝跪下去，口中喃喃地祝告：

“君侯，妾身不才，一定要了却将军生前夙愿。你瞑目罢。……”

紫袍将军的双眼并没有闭合。

红袍三十六骑早已驱马靠拢了。顷刻间只听得铁甲碰撞声赤嘟嘟地响，他们纷纷跃下马背。

原来，他们不仅看到了紫袍将军的尸体，也看到了他那部下青袍三十六骑的尸体横陈在主子的周围。他们很难想象，当时那场灾难性的血战激烈到何种程度？是哪一路兵将竟能将名满凉州的青袍铁甲三十六骑连同他的主人一举歼灭！

他们不约而同地围着尸体跪成一片，可不像白衣女子强忍悲痛，而是放声大哭。

白衣素妆女子抬起头,用饱含泪水的丹凤眼扫了他们一周,再次用脆生生的娇声告慰她的丈夫:

“妾身一定要手刃杀夫贼子,不仅为你报仇,也为追随你十数年如一日的三十六骑雪恨,为湍河一役死难的凉州弟兄洗尽败军之辱,你瞑目吧!”

周围响起一阵雷鸣般的“血仇血还”誓言。

白衣素妆女子缓缓直腰起身,柔声对紫袍将军说:

“请君侯回营!”

在一位红袍铁骑背起将军尸体的同时,白衣女子一跃上马,示意他将尸体放在她的马鞍前,她就这样搂着丈夫尸体,兜转马头,扬鞭策马,奔向穰城。

三十六红袍铁骑也如法炮制,各人马鞍前横放着他们死难弟兄——三十六青骑的尸体,追随着白衣素妆女子而去。

紫袍将军是谁?他姓张名济,凉州武威郡祖厉(今甘肃会宁西北郭城驿乡)人,原在臭名昭著的西凉军阀董卓麾下,是他四大将军中最年轻的一人,另外三人乃是李傕、郭汜、樊稠。董卓事败受诛后,他麾下四大将大闹长安,逼汉献帝封官授爵,张济官任骠骑将军、爵封平阳侯。李傕、郭汜、樊稠三将留在京都,控制朝政大权。不久,樊稠被李傕诱杀,张济移军驻屯弘农(今河南灵宝北),俨然是割地称雄一方的土皇帝。

东汉末年朝政腐败,各地州牧、郡守往往拥兵割据,霸占一方,被比为古代诸侯。说东汉皇朝名存实亡一点也不过分,只是惰性作怪,三四百年的皇帝姓刘,还没有人敢取而代之。早在中平元年(184)因扫平黄巾农民军起家的皇甫嵩,汉灵帝官拜他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爵封槐里侯,食邑八千户;算得威震天下。当时有个曾任信都令的阎忠劝他以冀州的财力、物力为后盾,驱使他麾下的熊黑之卒,来个“推亡汉于已坠”的兵变,自己做皇帝。皇甫嵩吓得发抖,说是“人未忘主,天不佑逆”。敬谢不敏。阎忠只好逃亡离去。所以曹操从兖州(今山东金乡西北)起兵勤王,打的依然是辅保汉室的旗帜。建安元年(196)九月,曹操势倾朝野,也只是奉汉献帝移都许(今河南许昌),连大将军的官职还要让给袁绍,自己只以司空、行车骑将军、录尚书事控制中央政权,爵位也不过是武平侯而已。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无论他身居何职,都是代天行事,也就是说,曹操他只是在替皇帝行使权力,在当时人的心态中,乃是以顺击逆,因此很得人心,所谓“逆天”行事的李傕、郭汜都先后受诛。

白衣素妆女子是张济的妻子邹氏,绝代风姿,美艳惊人。凉州军中传说:邹氏那对像一轮弯月般的丹凤眼,闪烁闪烁的眼波,能灼得每个见到她的男子汉心醉魂迷,晕乎乎地不知东南西北,如果有幸而她那对丹凤眼对你笑上一笑,或是临去时回眸向你那么一转,你的灵魂儿至少被勾走半年十个月,睡里梦里常依傍在她的妆台畔,收拢不了。

她和张济或许并非是一对天从人愿的恩爱夫妻。却也能夫唱妇随,彼此信任。张济身边有三十六青袍铁骑,入则侍从护卫中军大帐,出则跟着主帅冲锋陷阵,都是张济一手调教出来的高一头、宽一肩的彪形大汉,不仅有一等一的武艺,而且是忠诚不二。他的侄儿张绣是军中第二号人物,因功授官建忠将军、爵封宣威侯,军中惯称张济为大侯爷、张绣为小侯爷。他身边有三十六红袍铁骑,张绣挑选的眼光不同,有的剽悍善战,有的机变百出,有通晓阴阳八卦之士,也有鸡鸣狗盗之徒;三教九流,多才多艺,有老有少,也有男有女;论武艺虽然个别的或许不及青袍铁骑,却也各有所长。

张济战死,张绣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统帅地位,收拢败将残卒,居然攻下穰城。第一件事便是派三十六红袍铁骑护卫邹氏来城郊寻觅叔父的遗骸。

张绣的三十六红袍铁骑的司职也不尽相同,除了侍从护卫、出阵打仗外,还往往乔装打扮成各色人物,探听军情,充当细作,甚至纵火暗杀,无所不为;奉派出者经月不归便成为司空见惯的常事,像这次全体集中出动为邹氏护卫,实属罕有。由于三十六红袍铁骑的活动异常特殊,军中识其真实面目的虽然并不多,军情消息却极为灵通,往往能出敌不意而取得胜利。

张绣和他的三十六红袍铁骑自然是张济的贴身心腹,在平阳侯府中往往不分昼夜地穿房入室,惹得弘农郡中流言沸沸扬扬,说张济帷薄不修,邹氏以她的绝代姿容,勾引得蜂狂蝶乱,平阳侯府中有着层出不穷的风流韵事。这些话难免不传进张济的耳朵里,或许制造者的目的就是要让张济一跳三丈,将张绣和他的三十六红袍铁骑赶出军中,尽管汉代不甚讲究女子贞节,太过分了,毕竟也

会使丈夫感到难堪！

谁知张济听了，却只是淡淡地笑了笑，既不追究张绣一伙，也不去责问夫人邹氏，甚至连禁令也不下，让他们照旧出入不误。弄得人们莫测高深。

流言并没有因为张济的不理不睬而稍减势头，或许是因为有些人没有机会一睹邹氏芳容，借着传说这些风流韵事，也可以聊解对美色的谗渴之情罢！倒霉的张济，功名富贵不落人后，私生活上的名誉却不好，成了弘农人口中的懦夫将军；邹氏更免不了被诬为荡妇淫娃；其实却远不是如此。

一代尤物的邹氏却没有人知道她的芳名，这也反证了她并非为荡妇淫娃！否则，难道她既有众多“情夫”，竟没有一人得蒙青睐，一听闺名？！因而弘农人提起她时，也只能称她一声：平阳侯夫人，或是骠骑将军夫人，名姓不传，连权威史学家也无可奈何，西晋初年陈寿修撰《三国志》，只能称她为“济妻”而无姓无名；南朝刘宋时的裴松之广搜遗闻，为《三国志》作注，引书多达二百十种，超过陈寿的本书几倍，也没有弥补这一缺陷；直到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写了部脍炙人口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她才算有了姓，被称为邹氏。

邹氏是谜一样的人物，她的芳名也是个谜。而在她周围发生的事，也太多令人费解的谜。

（二）虚虚实实的“内当家”

邹氏在三十六红袍铁骑护卫下，驮着主帅张济的残骸回城，连同三十六青袍铁骑共有三十七具尸体，一个不漏，在西凉军中瞬间传得人人皆知，而且是愈传愈出奇。邹氏成了神勇机智的化身，昔日的风流夫人一变为英雄人物。惨变、灾祸以后往往造就一批英雄，乃是自古已然，于今为烈，挫败了的士气也可借此再振雄威。

可是，邹氏心中却有一幕幕往事乱纷纷地涌上心头，排遣不开，明天就要在穰城设灵致祭，今夜是转侧难眠啊！

那是灵帝中平六年（189），四月里皇帝驾崩了，皇子刘辩接位，史称少帝，改

年号为光熹。少帝只有十七岁，生母何太后临朝听政，舅父何进出任大将军执掌大权，与长期操纵朝政的宦官十常侍争权夺利，你砍我杀，闹得洛阳城鸡犬不宁，连皇帝都被掳走了。幸而何太后、何进以及十常侍等在变乱时先后丧身，拖到八月，事态逐渐平息，皇帝才坐了老百姓家的没篷车回到宫里。少帝改元昭宁，梦想从此可以当个太平皇帝了。

张济也就在这时候跟随并州牧董卓率领凉州子弟兵进洛阳，拣了个现成便宜。乱世英雄靠的就是手中的刀枪，董卓凭借武力控制朝政，飞扬跋扈地干了件很少人敢干的大事：废少帝，立他弟弟刘协为皇帝，史称汉献帝，又改年号为永汉。

这一年既是中平六年，又是光熹、昭宁、永汉元年，真够烦人！

永汉、永汉，是祈求刘汉江山永远让刘家坐下去。且看董卓先后自封太尉、太师，自号皇帝的尚父，公然掠取灵帝文陵收藏的珍物，奸乱公主，逼皇帝迁都长安时又烧洛阳宗庙，种种迹象，迟早是要篡位的。永汉、永汉，那是骗骗人的鬼话。

“官做大了，嘴里的忠孝节义高调唱得更响，心里的卑鄙肮脏念头也就跟着多了起来。”

邹氏想起闰中调谑时，张济曾对她说过这道理，抚今思昔，董太师果真如此。可是，我那贵为平阳侯、骠骑将军的夫君不也是这样吗？人已死了，言犹在耳，他对我讲这话时，满脸堆着诡异的笑容，莫非是“夫子自道”，他是在自嘲自讽？

邹氏想到这些，心中可是甜、酸、苦、辣，什么滋味都有。

张济仗着一身武艺，追随董太师离开西凉而纵横中原，身经百战。关东以袁绍为首的十八路声讨董卓的大军中，有多少骁将被他枪挑马下。张济以他的汗马功劳，成为董卓麾下独当一面的四大将之一，政治野心也跟着他手中兵力的增强而迅速膨胀。

董卓在初平三年（192）四月事败受诛，部下四大将李傕、郭汜、樊稠与张济在六月里带着本部人马攻陷长安，杀得号称天下无敌的温侯吕布落荒东窜，十多万西凉兵将从此驻扎在长安城内、郊外，大小事儿都由他们说一不二。张济

先是自称镇东将军，后来的骠骑将军、平阳侯官爵则是皇帝封的。

张济生前不止一次对她说过：只要一想起汉献帝被迫无可奈何地授给他官爵时的尴尬相，不是使他发笑，而是让他感到大权旁落的悲哀。那么，张济后来的热衷于权势，是从此埋根萌芽的吗？

这里还有一段让张绣、邹氏难以忘怀的往事。

那是初平三年（192）四月间董卓事败受诛后，其部下大将李傕、郭汜、樊稠与张济在六月里带着本部人马杀陷长安。当时的邹氏还是个年方二十的长安民间女子，丈夫原为何进帐下小校，宦官中常侍张让等袭杀何进，她丈夫同时遇害，溺水变赤，一想起来还不免心惊肉跳。最可怕的是兵将公开打家劫舍，那比盗匪更厉害万分，因为是主将有意给大家一个发财的机会，用老百姓的钱来激励士气，所以一点也没有顾忌，胆大妄为到了极点。

噩运终于降临到了她的头上。邹氏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个晴空万里的大白天，一伙西凉官兵呼啸着冲进她的家，见物就拿，见人就杀。邹氏在闺房内听得士兵的怒吼声，家人的惨叫声此起彼落，急急开启后门，慌忙逃命，不提防一头撞入一个男子怀中。

邹氏每想起那天的遭遇，还不免悲中有喜。那时她在惊慌中抬头一瞧，这男子身穿锦袍，脸庞儿方方的稍带点长形，肤色黑里发亮，浓眉大眼，宽而高的鼻梁，鼻下唇上有一溜黑茸毛似的胡子，还有一对厚厚实实的耳朵，带着微笑的嘴，露出了两排又白又整齐的牙齿。这人算不上白皙美男子，浑身散发着的阳刚之气，却能令每一个女子油然而生信赖之情。

“小娘子，为什么惊慌失措？要我帮你解忧排难吗？”

这句话虽然是在五年前说的，却一直令她刻骨铭心，每忆犹新。她依然相信，在最危难的时刻，他一定会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为她而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她似乎感到五年前他那有力的双臂紧紧地抱着她肩头时给她的温情，像股暖流灌入了心田，她的惊恐一下子被宁静所代替。直到今天，她看到他时，心灵中依稀还把他当靠山。

因此,当时的她毫不犹豫地转身指了指自己的家,说:

“有兵闯进来,在抢,在杀!”

她才发现,那男子后面跟随着一大群佩刀的小校,看模样是他的侍卫,这男子的官还不小呢?

快刀斩乱麻也没有这般利索。

先头的那伙官兵们垂头丧气地走了,被抢的财物丢得满地都是,没敢带走;被杀的家人血流满地,白白送了性命,父亲、哥嫂都在劫难逃,对一个家庭来说,真是天大的灾难。

她当时扑在他怀里,哭得泪人儿似的,已是悲痛得昏了头;将那男子当成了最亲的亲人。那男子紧紧地搂抱着她,边替她揩泪水,边安慰她。

她凭直觉就能断定,这男子的心已完全属于她的了。她也陶醉在这次来得突然,又十分奇特的相逢之中。他当时讲了很多很多,恍恍惚惚中大多记不清了。她记得他说过:他是骠骑将军、平阳侯家的什么人,爱妻新丧,使君无妇。

她在那时还感觉到,他的眼睛一直在呆呆地盯着她,舍不得移开片刻,眼光中充满着的是仰慕与渴望!

突然,军中传令兵寻到她家里,召他火速领兵追击一支逃离长安的敌军。

他走了,走得很匆忙。她认为:他是尊重她的,并没有立时三刻把她抬回营去,草率成事。

没隔两天,骠骑将军、平阳侯发来花轿,吹吹打打将她抬进府去。她以为是那男子实现娶她为妻的诺言,虽没六礼之仪,兵荒马乱期间,一切从简,能履行花轿迎娶仪式,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她高高兴兴地上了花轿,进了洞房。谁知挑盖头的新郎却不是那男子,而是个长得五大三粗的虬髯男子,自称是骠骑将军、平阳侯张济,慕她绝代姿容的艳名,才破格用花轿去抬,表明是正正当当的娶她为妻,并非强抢威逼。

张济的心里根本没想过邹氏愿不愿意嫁给他。他以为一个堂堂的侯爷、将军,肯娶一个民间女子为妻,是大大的抬举她了。

汉代风尚,还没有女子必须“从一而终”的观念;男子不以娶寡妇为嫌,女子也不以再嫁为有亏名节。

何况，邹氏是遇上了这样一个拥有数万雄兵的将军，在兵荒马乱的长安城里，就是明火执仗地掳她去作妾为婢，也只有听天由命的份儿，能向谁喊冤呼屈？而她一听平阳侯府几个字，便以为是他履行诺言要娶她，大喜之下昏了头，欢欢喜喜地问也不问便上了花轿，现在是进了洞房，挑了盖头，才发现事变非常，新郎并非伊人，却是木已成舟，连口气都无法叹！又怎禁得住新郎张济还口口声声对她说：

“那小浑蛋讲得不错，果然是个大美人。好娘子，我将是为你而活着，为了你的快活去做一切！”

有夫如此，还能有什么更大的奢望，再说些什么？

半个月后，那男子凯旋，大堂缴令，才知道名花有主。邹氏也才知道那男子是张济的侄儿张绣，是他军中骁将、得力臂膀。也弄明白了：挑起这场有人喜、有人悲闹剧的，正是那个闯进她家中抢劫、杀人的小校。

一次阴错阳差，使一对邂逅相逢的情侣，本可结为眷属，却变成了婶母与侄儿，使事后才明白来龙去脉的叔叔也卷进了这一场尴尬。

幸好张绣对痴情另有一解。

张绣有一次在后花园古梅树下遇见邹氏。邹氏对他既感到有些歉疚，也感到有些失落，她含着丝丝情意，流着点点热泪，对他说了两句话：

“你走得太快，回来得太迟了。”

张绣并没有掩饰他的心情，他的回答发自肺腑：

“我对你一见钟情，自从别后，梦里都想着娶你为妻后的幸福。可是命运作弄人，偏让你变成了我的婶婶，这是天意，不可违背。我看叔叔能让你过得平安快活，也就心满意足，不敢再有奢望了。”

邹氏从张绣的眼神中，能看出他的话没有丝毫虚情假意，不免涌出一股难以形容的怨怼，难道再嫁后的我，已失了蛊惑男子的魅力？

她带着明显的不快，语气淡淡地问：

“你就不感到遗憾？”

“不，不是的，你还没能理解我。”张绣侃侃而谈，使邹氏愈听愈觉得匪夷所思，大开眼界，他说：“爱一个女子，如果非娶她不可，那不是太狭隘了？既然爱

她,就该一切替她着想,只要所爱的人过得安宁舒适,无论她嫁给谁,都该竭尽所能,去保护她和她那个家,不受任何的侵犯、破坏……”

“你就不为自己想一想吗?”

“我吗?当然会为自己想,只要能经常见到所爱女人的宜嗔宜喜的俊俏脸,不时听到她珠落玉盘的娇笑声,我就觉得心情舒畅,万事满足了。”

邹氏心想:他口中的那个女子自然是非她莫属了。后来见张绣为他叔叔事业更出死力地效命疆场,越发没有疑问,心里的甜意也就浓得化不开。

张济虽是叔叔,也只大得张绣三四岁,两人从小就结伴嬉耍,成对闯祸,对侄儿的心思了解得很透彻。自从知道婚恋中的纠葛后,反而对邹氏百依百顺,十分爱惜,不仅化解尴尬,更使邹氏无法发作,只能忍受命运的作弄。张绣的分外效命,对张济的图王称霸野心又平添几成可能。张济认为那是歪打正着,乐得笑口常开。

因此,三人之间非但没有掀起醋海风波,反而是亲密融洽,尤胜往昔。

要说邹氏对张济还有不满,那是张济并没有把她放在心中第一位置上。张济一心一意想的是怎样能及早实现自己称王图霸的三个步骤:先是超过李傕、郭汜、樊稠成为西凉军中第一号人物;然后是进入中央朝廷,将皇帝抓在手里,向全国发号施令;最后是取代汉室,开创张家新皇朝。这条路其实是已故太师董卓没有走完的老路,不管张济是否刻意模仿,还是无心巧合,他的董太师确是他心中的偶像,超过邹氏而放在第一位上。

邹氏要改变张济,要成为他心中第一人,尝试了几次,有所成功,更多的是失败。开祭前夕,长夜难眠,一次次的情景,更清楚地再现在眼前。

那是新婚的蜜月里。邹氏见张济虽然恋妻情热,红绡帐里,残灯照处,偶尔也流露出忐忑不安。她也留神观察。

弯月之夜,她见张济睡不稳,披衣起床,推门去中庭漫步。当天际一朵乌云冉冉飘来,徐徐将月光遮尽时,夜更黑了。张济似乎有所感触,不禁对隐没的弯月发出一声长叹。

邹氏早已跟着起身,正在倚门伫望,便从背后柔声询问:

“君侯,那里来的满怀愁思,想对月倾诉么?”